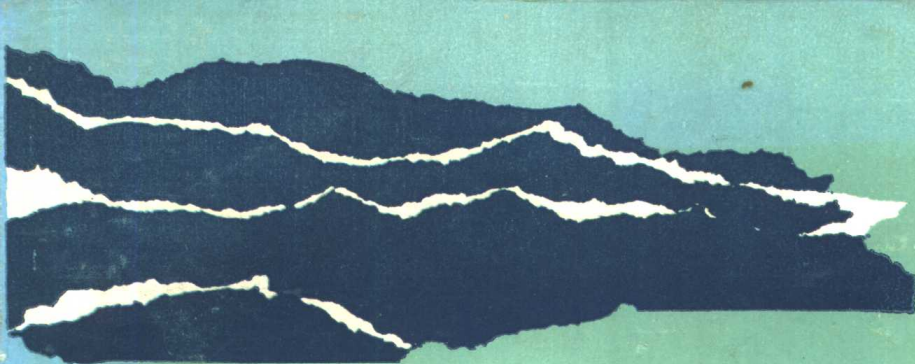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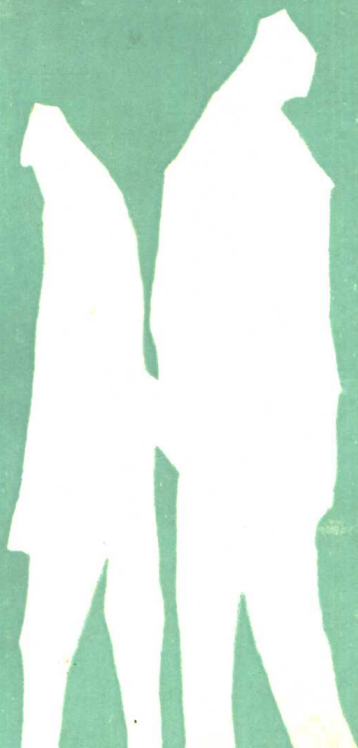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日〕远藤周作 著
林怀秋 译

砂城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砂 城

〔日〕远藤周作 著
林怀秋 译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砂 城

〔日〕远藤周作 著 林怀秋 译

•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120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200册

•

书号: 10088·957 定价: 1.15元

•

目 录

要生活（一）.....	（ 1 ）
要生活（二）.....	（ 21 ）
相逢（一）.....	（ 42 ）
相逢（二）.....	（ 63 ）
水谷敏的手记.....	（ 84 ）
生活之路.....	（ 105 ）
美丽的地方.....	（ 125 ）
阿敏的情况.....	（ 145 ）
在巴黎.....	（ 165 ）
发觉.....	（ 185 ）
两个姑娘.....	（ 205 ）
漫长的一天.....	（ 225 ）
红色的血.....	（ 243 ）

要 生 活（一）

早良泰子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自己十六岁生日的这一天。

星期六中午，学校一放学，她就急急忙忙地向校园里的学生自行车停车场跑去。

“泰子，干吗这么着急呀？”

和她并排骑着自行车出学校的同班同学水谷敏，瞪大了眼睛问泰子。

“有好事！”

“好事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什么好事，快告诉我！”

“不。”泰子笑着摇了摇头说，“我现在还

不知道。”

从校门到大街，是条干净笔直的马路。马路周围是一片绿色绒毯似的稻田。马路尽头，可以望见大村湾的大海。

“咱们到海边去吧！”泰子邀请道。水谷敏点了点头。

正午的大海安静得使人昏昏欲睡。水面象撒了一些银针似地闪闪发光。在海面上，隐约可以看见两座圆形的漂亮的小岛。在那闪光的海湾中间，漂浮着一叶小舟，不知是谁在那里钓鱼。泰子和阿敏放下自行车席地而坐，在她们对面，有一大片栽着柑桔的丘陵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火车通过时发出的轰隆声。

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泰子按了按自己的头发，骄傲地对朋友说，“所以爸爸要我早点回去。”

“是吗？怪不得你说有好事呢。”

阿敏用手掬起一把沙子，那沙子在她手掌里象沙金似地闪闪发光。她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你毕业之后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还没决定呢，不是还有两年半吗？”

“我家里说女孩子没有必要上大学，要我早

点出嫁。我爸爸可不象你爸爸，他顽固得很。”

她俩摆弄着被潮水冲到脚边的贝壳，又象往常一样，开始品评老师，议论同学。

“哎哟，已经这么晚了，爸爸还让我早点回去呢。”说罢，泰子慌忙站了起来，掸掉裙子上沾的砂子。她掸着沙子，不禁想起今天早晨上学前正在系鞋带时，爸爸跟自己说的话。

“今天是泰子的生日吧？”

“是呀，爸爸您的记性真好。我还以为您早就忘了呢。”

“放了学早点回来。爸爸给你一件东西。”爸爸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庄重表情望着女儿说道，“高兴吗？给你生日礼物。”

上课时，泰子陡地记起爸爸那庄重的表情。心想，就是给女儿生日礼物，也用不着那么一本正经啊。

对十二年前就丧失了妈妈的泰子，爸爸视如掌上明珠。随着她年龄的增长，什么奢侈品都给她买。去年过生日时给她买的礼物就是卡平托的唱机和西服，是吃晚饭时交给她的。爸爸把威士忌冰块在杯子里搅得咔嚓咔嚓直响，笑得眯缝起眼睛说：

“瞧，这不是照你的要求办了吗？”

那会儿，他可不象今天这样表情严肃。

和水谷敏在十字路口分手后，泰子独自骑车穿过了已是夏日装扮的商店街。当她来到爸爸的店门口时，店员田口正在从小型载重汽车上卸下新进的·新型电视机和电扇箱子，山口见了她便喊道：

“你回来啦！”

“爸爸在办公室吗？”

“嗯，在。”

早良泰子的家是这个镇上最大的一家电气器材商店。离这里最近的城市是长崎，可她家的店子足有长崎主要大街的店子那么大，各种货物一应俱全。

当她将要走上二楼时，爸爸正从上面往下走，他停下步子问道：

“是泰子？放学了吧？”

“今天是英语考试，很快就考完了。”

“唔，考得怎样？”

“我的英语棒极了。”她仰头望了一眼正看着自己的爸爸，把拳头往自己的鼻子上比了比，作了一个鬼脸。

“那好，那好。”爸爸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香烟，把烟放在嘴上，“那么，回家去吧！”

“爸爸，您送我什么礼物！”

“嗯。”爸爸象没事似地走过女儿身边，来到汽车停车场，打开铁门走了进去。

到底会给自己什么礼物呢？总觉得爸爸好象故意隐瞒着什么似地，怪可笑。泰子怀着奇怪的心情追上爸爸问道：

“爸爸，您给我什么？”

“那个嘛……到家就明白了。”爸爸从车门上探出身子，向后倒着汽车。

“西服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皮鞋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还不快告诉我，爸爸真坏！”

“是吗？”爸爸操纵着方向盘，对撒娇的女儿笑嘻嘻地说。

由商店街往右拐就来到了寺街。就是在大白天，这里也是静悄悄的，街道在两侧的围墙中笔直地伸向遥远；几簇青翠欲滴的楠树叶儿跃然于墙外。泰子特别喜欢这条街的雨后，每当经过这

里时她总是在想：这镇子就是自己的故乡呀！即使将来出嫁，也一辈子不搬到别处去。

从树木葱茏的城山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蝉鸣。这里虽然叫做城山，可是今天它留给人们的却只有断壁残垣和古时大村族遗址的传说。

泰子从爸爸的车里跳下来，先拉开车库的大门，然后又开开院门，看到奶奶正在正房里挂新帘子呢。

泰子喊了一声，“奶奶！”

奶奶拿来了加冰的梅酒。爸爸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泰子，坐吧！”那神情似乎比早晨还要庄重。

“是。”对爸爸这异乎寻常的表情，泰子有些吃惊，她象学习茶道时那样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。

“给你妈妈的照片去行个礼。”

“妈妈的照片？我每天早上都向她行礼呀？”

“再去行个礼。”

泰子心里纳闷，站起来又到饭厅去给妈妈的照片行了一个礼。

照片放在电视机上面。每天早饭之前，给照

片供茶，行礼，这已成了泰子的习惯，逢到考试那天，她便默念：

“妈妈，今天让我取得好成绩吧！”

牙疼时，她便在嘴里随口念道：

“保佑我快点好吧？”

这就是她的祷词。

泰子四岁时，妈妈得肺结核死了。听说生泰子时，医生曾担心她病情恶化，但是妈妈却不听医生的劝告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泰子。

照片上身着和服的妈妈，总是望着她微笑，仔细看那笑容，既象幸福又似凄清。在泰子看来，那微笑的意味每天都有所不同。

“这位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在她懂事时，常常这样问奶奶。这时，奶奶就嘟着嘴咕噜咕噜地说：

“那么好性子的人，我还从没见过呢。”

“待人亲切吗？”

“那……当然亲切了。”

日复一日，泰子对着妈妈的照片躬身行礼。从奶奶暧昧的说明里，妈妈的形象就象蚕做茧似地，在她心里编织出来了。

她回到爸爸的房间，向爸爸报告说：

“我行过礼了。”

正在端杯饮酒的爸爸，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，慢慢地扭动小保险柜钥匙。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他从里面取出一个用方绸巾裹着的四方方的东西。

“泰子，你打开看看。”

“这……是什么？”

绸巾散发出潮湿的香气。里面装着一个变了色的白信封。信封上用女人的笔迹写着“留给泰子”四个字。

“这是妈妈给你的。”

“是信吗？”

“哎，是你妈妈逝世前一个星期，留给你的信，她嘱咐我在你十六岁时交给你。”

爸爸把视线停在那个稍稍褪了点色的信封上，说：“今天不正是你十六岁的生日吗？因此我照你妈妈的托咐，把信交给你。你回到自己房间看去吧！”

“写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那是你妈妈写给你本人的，爸爸也没有资格看……”

爸爸惬意笑着，把杯里的梅酒一饮而尽。

“喂，到你房间里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泰子把那信和绸巾一起拿在手里站了起来，正要出去，爸爸又叫住她道：

“当然还要另外给你生日礼物。你要买什么，考虑好再告诉我。”

泰子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，把那紫色的绸巾包放到书桌上。从敞开的窗子里，初夏的微风徐徐吹入；庭院的池塘里，爸爸养的鲤鱼在欢快地嬉戏跳跃；从这小小的窗口，还可以看见那闪烁着浅蓝色光辉的绣球花。

泰子从抽屉里拿出小剪刀，仔细地剪开了信封。信封里装着厚厚的一迭信纸。看样子是封长信。

妈妈写的“留给泰子”这四个字，字迹工整、秀丽，泰子看着它的一瞬间，餐厅照片上妈妈的笑容，又浮现在她眼前了。

“妈妈！”泰子情不自禁地小声叫道。

这时，她又一次地听到了池中鲤鱼的欢跳声。不知为什么，还没有看信，她好象就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。

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。

“小泰子，

“小泰子，现在是元旦的中午，因为是元旦，医院里静悄悄的，不象平常那样喧闹。就连护士的房间里也都寂无声响。只有微弱的广播声透过墙壁从邻病室传来。

我就是利用这个安静的时间来给你写这封信的。我知道，一次写得太长，傍晚检查体温时体温就会增高，所以打算从今天起，每天给你写一点儿。

我想拜托你爸爸，等你十六岁生日时，把这封信交给你。为什么呢？一来我的小泰子现在还认不得字；二来你也理解不了我写的东西。每天我都想看看你，但这个病房是严禁幼儿前来的，所以我不能象别的母亲那样把你放置膝头，和你说东道西。

可是，从哪里写起呢？”

庭院里传来一阵箫声，利用午饭后的休息时
间练习吹箫，已经成了爸爸的习惯。

爸爸此刻是什么心情呢？

死去的妻子给女儿留下一封什么样的信，难道爸爸不想知道吗？泰子听着箫声，感到阵阵心酸。爸爸守约十二年，把妻子的遗书放在保险柜

里，从没想过悄悄地启封看看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恪守信义的人。

“那么，到底从哪里写起呢？”

交给你这封信的时候，正是你的十六岁生日。为什么在这以前不给你看这封信呢？你一定会感到奇怪吧！妈妈是想知道你在十六岁时，和妈妈当年在哪一点上相同，在哪一点上不同。

所以，这封信还是从妈妈满十六岁的时候写起吧。这样一来，也许会使你感到亲切，格外看得进去吧。那时，妈妈一家住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甲东园，这是为了你外祖父工作的方便。我们当年那屋子，现在已经被空袭炸掉了。你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，可坐上电车到西宫北口车站，由那里换乘去宝塚的阪急支线。那时你就一定能看见妈妈十六岁时看到的那群山与天空了。

对那一带的风景，我真喜欢极了。虽然那儿离海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就象在海边一样，到处是松树林。在松林中间分布着许多带有别墅风味的房屋；从六甲山流下来的河

水闪着白光。河那边，青青的山峰绵延着。
就在这样的地方，妈妈度过了少女时代。

那时妈妈穿着水兵服和扎脚裤。穿扎脚裤是学校的命令。漫长的战争越来越严酷，连十六岁的姑娘也不准穿和她们年纪相当的漂亮衣裳，而是让她们一身劳动打扮去上学。

每星期有两天不上课。这时我们便被带到尼崎的工厂，系上有太阳图案的头巾，让我们做降落伞。有时我们还站在简单的机器旁边制作飞机零件。

尽管如此，十六岁的姑娘到底是十六岁的姑娘。我们会避开老师和监工的眼睛，小小地打扮一番，往扎腿裤的口袋上悄悄地盖宝塚的星星印记。如今你也一定会这样吧。那时，妈妈常和班上的同学为一些琐事笑得要命，还常常跟高年级学生交换感伤的书信。

告诉你我那时候的绰号吧，她们都叫我‘阿黑’。并不是我长得黑，是当时有一种名叫“凸凹黑”的通俗漫画，上面的主人公很象妈妈。

不论什么时代，十六岁的人总是十六岁哟。正如你今天这样。尽管妈妈是在战争中度过了那样的妙龄年代，可到底还是个女孩子。有时，幸福得直想哭；有时，又会呆呆地想着会有一位好人来娶自己。有时觉得自己长得非常美；有时呢，又相反，觉得自己是个讨厌的女孩子。

十六岁的夏天，妈妈开始了初恋。在我家旁边有个私人开的内科医院，院长是恩智先生。他长得胖墩墩的，眼睛慈祥得象个大象。听说他儿子在东京念大学。我和那儿子初次见面是放暑假的时候。他穿着一身碎白点花纹的单和服，头戴一顶麦杆草帽。我常常从窗子里看见他到武库河边去钓鱼。他总是把钓竿扛在肩上悠哉、悠哉地走着，还经常向这边一扭头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“喂”地一声跟我打招呼，我却不好意思地离开了窗口。尽管如此，每当我看到他房间里很晚还点着灯时，心里便觉得不好过。

可是随着暑假的结束，这个初恋象肥皂泡那样消失了。他回到东京，妈妈又成了十六岁的天真无邪的姑娘，穿着扎腿裤，系上头